



王商  
谷永

史丹  
杜鄴

傅喜  
何武

薛宣  
王嘉

朱博  
師丹

翟方進

子宣義



商汪本訛商疑此丞相樂昌侯之名與五侯中成都侯名同更以善本考之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班固

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

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

中庶子呂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呂分異母諸弟身無

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呂厲羣臣義足呂厚風俗宜

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

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音鉅依反商為外戚重臣

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師古曰力助也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

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

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

脫四字據明本補注文依殿本補何校同

宗曰賊疑作



公卿議大將軍鳳呂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

城呂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

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

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迺

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

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

尊任之為人多贊有威重師古曰多贊言不為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

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

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

楊彤為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次差次其屬今治之鳳曰曉商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史

宜呂為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呂是怨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呂為暗昧之過

不足呂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

呂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呂病對不入及商呂閨門事見考

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

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

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頴曰今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左將軍丹等問

匡師古曰史丹也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

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欲呂立威天

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

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師古曰對音直類反商

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呂示丹丹惡其父子

劉奉世下朝者左將軍丹等朝是百上以匡章嘉傳亦有下朝者蓋說是在時左將軍俱謂之中朝當屬下句云下朝者在將軍丹等問而後云臣對曰

宋曰後疑作廢

昏何

婚何

古而後說及奉世說其師者為句上文張匡願近臣陳日蝕咎所謂近臣即指中朝將軍侍中等官也

宋曰對音治遠反讀上其脫蕭字



本前條為劉敬  
曰自孟說是也  
乃為奉世語  
劉敬曰不親字  
宜屬下外當於  
不親後庭為外  
乃不煩注釋矣  
注本

殿本云劉敬同  
宋曰勃傳及天文  
志五行志皆無是  
事疑是妄為此言以  
害商爾然與情同  
二字子文雖異其言  
訓則一

宋曰計蕭該言  
列反引字林而相  
斥罪也浙本言居  
又反

乖迕師古曰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呂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  
迕逆也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  
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呂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

也執左道呂亂政師古曰左道僻誣罔師古曰誣罔大臣節師古曰誣罔故應是而日  
蝕周書曰呂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

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師古曰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  
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豈豈卦九三爻辭師古曰織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今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  
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

欲有秦國即求好女呂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  
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

興幾遭呂重師古曰幾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呂內女其姦  
請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呂為即得雒陽劇孟

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呂千數非特劇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

其罪也音居謂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  
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

春秋即位呂來未有懲姦之威加呂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  
討不忠呂遏未然師古曰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  
師不遵法度呂翼國家師古曰而回辟下媚呂進其私師古曰執左

道呂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

呂南按古亦  
誤以遠別不  
親斷句劉  
敬糾之日是  
也

宋曰易作見  
沫王躬三沐  
微味之明也  
王觀國言蘇  
與沫義同

仲馮曰春申  
君獻妾所  
生子乃望  
非懷王也疑  
傳者失  
注本

九四爻辭曰鼎  
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呂厚刑

渥厚也言鼎折

宜加呂厚刑

臣愚呂為聖主富於

九四爻辭曰鼎

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呂厚刑

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師古曰回表



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臣言多險

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呂德輔翼國家典領

百察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

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

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呂自

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

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

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畱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

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

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曰法

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已者樂昌侯

安見被呂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反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

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呂外

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呂發舉反者大司

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黃金罷就第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呂父高任為中

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

上呂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

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

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畱好音樂孟康曰畱意於音樂或置鞀鼓殿

此宗本無尊字  
高宗有

宋昌考作後  
本作後

勿何枝

脩何

歐厥本



韋鼎曰槌持歷  
及如湯音揭

下師古曰蓋本騎上天子自臨軒檻上讀銅九日槌鼓師古曰檻軒闕版也讀

音持蓋反一曰槌也音丁歷反確音丁回反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管灼曰後宮及左右

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林丹進曰凡所謂

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也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

於絲竹鼓鼙之閒則是陳惠李微高於臣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

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師古曰笑古笑字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

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同義上望見太

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

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曰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

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臣感擗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

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曰為然意迺解

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

尚書曰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

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丹曰親密臣得侍視

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青蒲規地曰青蒲自非

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曰蒲青為涕泣言曰皇太子曰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

讀曰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臣願先賜死曰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

臣下必曰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曰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

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

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

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

劉奉世曰臣子  
當屬下句李  
亦以屬下句  
為讀

陽夏公謂如顏  
讀亦雅胡有  
曰以下大意觀  
顏注是也各南  
自子二字連上  
讀並通



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

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

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

軍丹往時。導朕曰。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

東海。郊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音

樂也。弟易也。言有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踴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

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曰舊

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

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

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君官

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

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君輔不衰。丹歸第數月。

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曰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

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

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曰

喜為衛尉。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

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傅太而

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曰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

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

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

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

也。南按表丹名。行即樂後殿侯。

貢父曰。親當作新。注本。



紮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呂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

氏賢子呂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呂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楚呂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呂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呂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呂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

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呂閒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

將廉頗固壁不戰秦迺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呂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眾降秦秦皆悅之漢散萬金呂

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下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

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

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呂感動喜喜終不順後

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

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

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

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

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

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呂故斥逐就國

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呂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

安呂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呂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功成侯及商鳳三家也皆

皆師古曰三王謂功成侯及商鳳三家也

呂南按表高武侯  
傅喜封十五年  
建國二年侯勃  
然則喜子名勃  
特以無嗣要

慤何

大夫何



故畧之非不得其子名也

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然至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於莽亦已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已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且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導傳讀曰附雖宿儒達士無已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已喻丹也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周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西川中鳳臺氏書

漢書八十二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班固

漢書八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貢鄉音談

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已

琅邪太

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

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

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言故得遷也樂音洛浪音郎

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

令師古曰宛音於宛反句音劬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

有名曰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

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

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無稱文工之德曰至于日中仄弗皇暇食宣引此言也仄上側字也佚與逸同

允執聖道

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音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疑謂不通也

是臣下未

地理志樂浪郡有兩都尉其南都尉尉治昭明縣東都尉治不而縣考証

宋曰贛如音鉗 呂南按百官表 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

宛句屬濟陰郡志作宛句考証

宋曰事當作士

何校去也字

宋曰更疑是史



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

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舉錯各已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至開私門聽讒佞

已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

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關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

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夫人道不

通則陰陽否辟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高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

失德乾餱已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

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

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猶言清濁也繇是知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出為

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

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始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

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請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

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

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

已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

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已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

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

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

令游自己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

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已上師古曰適讀曰讞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

賦賦北宗賦賦何



非法師古曰言歛取錢財賣買聽任富吏買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證驗師古曰賈

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故使掾

平鑄令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帥此孔子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季路之言也列令詳思之方調

守師古曰言欲選游得機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

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

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

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

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

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自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

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宜歸恩受戒者宜為吏賞罰明

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池陽令

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

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

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

知殺身自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自府決曹掾書立之柩自

顯其魂師古曰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

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益禮貴和

人道尚通日至吏自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曹雖有公職事家

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夫相樂應劭曰

條教太多故起下非結條

蕭該音義曰按  
晉灼之意引鑄  
與之言能無說乎  
出論語與之言  
蓋依鄭展錫音  
子緣反與此引音  
灼不同

蕭該曰學字林云此  
傳直用無字以當  
証字身無有空之  
義可借與証字通用

條教太多故  
起下非結條  
也黃

師古曰自言端拱無  
為而受縣之成功

願勉所職卒功業

師古曰卒終也

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

顯其魂

師古曰此職追贈

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

夏至之日不省  
官事故休吏

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益禮貴和

人道尚通日至吏自令休所繇來久

師古曰繇讀與

曹雖有公職事家

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夫相樂



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字象壹，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美謂一為歡美耳。笑字也。

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

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

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

官人。師古曰：虞書臯陶言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

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呂充其缺，得

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敦王功

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敦，壞也。墮，音火規反。敦，音丁固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

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不吐

剛茹柔。師古曰：大雅蒸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剛茹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出。

守臨淮，陳畱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

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呂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宣考績功課簡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言譽人者必當試之。呂事。宣考績功課簡

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呂奸欺誣之，臯

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

足，呂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

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

神考察，上然之，遂呂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

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史亦

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辭侯故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美謂一為歡美耳。笑字也。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美謂一為歡美耳。笑字也。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美謂一為歡美耳。笑字也。



按武帝紀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自隸山君四年趙護擊之遷護為執金吾公卿表護字子夏以元延元年為執金吾

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宜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呂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呂趨辦師古曰不成太后宣帝王皇其後上聞之呂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呂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呂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高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高與隔同幾音鉅依反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呂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

師古曰謾誰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媢師古曰法謂據法目劾也解讀曰懈媢與慢同開謾欺之路

傷薄風化無呂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宜復尊重任政數

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為丞相時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駭不可師古曰駭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難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呂不忠孝免不宜

原本修作



蕭該音義曰賊字  
昭曰行貨財以有求  
于人曰賊字林以財  
杜法相謝曰賊者  
巨又反該字今人  
亦為求之

君字通典作居  
處二字何

蕭該音義曰案  
晉灼曰疾音修  
裂也幸昭曰疾謂  
毀傷也疾音是地  
反說文曰疾毀傷  
也字支反又思信  
反病說文曰病  
病也該按三倉  
云病瘡也音如  
鮪魚之鮪

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昧客楊明欲令  
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

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况朝  
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曰

諂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  
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

道人眾中欲曰禹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隔與築點無所畏忌築點無所畏忌

萬眾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  
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無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春

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長音竹兩反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行傷人者為意皆大不敬明當曰重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巨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曰詆欺  
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曰義而見痕者與瘠人之罪鈞惡不直

也應劭曰巨杖手歐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瘠者律謂痕瘠咸厚善修而數  
稱宜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修而直况巨故傷咸計謀已定

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讀曰促非巨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  
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  
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于故反今日

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况巨父見諂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巨怒增刑明當巨  
賊傷人不直師古曰巨其身受賕也况與謀者皆爵減元為城旦師古曰巨其身有爵緣故得減罪而為完也况身及

欲通典作  
欽何

明字通典作  
明欽二字

宋曰及當  
作承

欽典

疾典  
傳何改

惡字通  
典作通惡  
二字何

十



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呂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呂中丞議是自

將軍呂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

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

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

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

菜終不問惠呂史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

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

笑曰吏道呂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

也眾人傳稱呂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

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

還宣葬延陵奏可况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

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

出言非禁而况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

使者呂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

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且嫂何與取妹披扶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遂飲藥死况梟首於

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

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

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呂公

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呂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

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

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伺間隙呂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薦博詐得為醫

宋曰擠字林曰扶也音反及蕭謂按左傳云鄙人扶之以出門者又曰扶其傷

大大何 敬武似隋之大義公王

大大何

下司何



除明本作為

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

即日謂被掠笞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曰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

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

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巨高弟入為長安令

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為刺史行

部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

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欲自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口

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

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舉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史者

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其民為吏所免及言盜賊辭訟事

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

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

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

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巨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

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

欲以此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

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巨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

門下掾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緩博出教主簿師古曰此教簿

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

褒衣大冠師古曰冠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

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

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巨從事耳亡

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就據明本補

蕭該音義曰按  
韋昭曰昭音泰  
橋反郡展音紹

宋本作  
五康泰

抵何

何校去使者  
二字



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

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曰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

它非常博輒移書曰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

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曰是豪強慙服師古曰慙音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

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亡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問博

迺見丞掾曰曰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

師古曰與讀皆曰豫問下書佐人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贍反府告姑幕令丞

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師古曰游徼職王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閒

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

也歷部掾曰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曰

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辭宣

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

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下吏曰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

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

知曰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

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禁師古曰拔拭摩也洒音能

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救禁毋得泄語有便

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拔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曰言於博因親信之曰為耳目禁晨夜發起

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

閣數責曰禁等事與筆札便自記積受取一錢曰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

李批有書句  
云倒裝文法

蕭該音義曰字  
林曰閱其數也

李以亦可  
用為讀

浪何

咲何

技何

使



為據明本補

以下宜詳百  
官志中此處  
大元黃包

丞相上通典有  
今字久廢而不  
治作大化久未  
洽也何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呂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  
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博遂成就  
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

兒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師古曰聞音居竟反郡  
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  
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

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  
呂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剽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頻妙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

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  
呂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芳日反正監呂為博苟強

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

到輒出奇譎如此呂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  
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

呂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  
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

司馬呂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  
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

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  
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呂久廢而不治也宜

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呂考功效其後上呂問師安  
昌侯張禹禹呂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

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  
軍官呂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之何

聽是



宗和曰顏之推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非朝之鳥而文廷作鳥為用之浙本亦作鳥子謂鳥字當作鳥字

百備三公官焉議者多曰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御史大夫

之職當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錄時務師古曰錄讀與由同高皇帝曰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

典正法度曰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

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曰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

經也音權輕非所曰重國政也臣愚曰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曰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

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曰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

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曰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所曰廣聰明

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曰卑臨尊

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曰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

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與普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

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大

弟何

上當有傳字



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師古曰陵夷漸廢替

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

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

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呂帶之

其趨事待士如是博已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博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

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呂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

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

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

庶人呂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

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

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矣師古曰風讀曰颯博受詔與

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孔

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

博惡獨斥奏喜曰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凡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

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

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

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已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

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衡反博執左道虧損上恩呂結信貴戚背君

鄉臣師古曰鄉讀曰嚮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周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

表作楊鄉考

胡三省曰丞相御史同奏而獨白問元者以博強毅少權詐難遽得其情而元易以窮詰也

北月何故去也子

汜何故

師古曰周字下當有傳字



蕭該按呂靖曰矯  
毒蟲也此反今  
借以為矯字此  
蓋古今無定耳

召南按此衣帝  
建乎二年八月事  
也據公卿表光祿  
勳丁望為左將軍  
執金吾公孫祿為  
右將軍至三年矯  
望始為右將軍此  
文以應云左將軍  
望守或因其名偶  
同而誤也

御史下疑脫  
大夫二字

宋曰注未嘗有之  
借二字信蕭該  
本作藉字若作  
借何煩更云音  
以物借人之借蓋  
傳寫之誤

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矯音矯呂為如宣等言可許

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呂為春秋之義姦呂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舍置也

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顛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

父黷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

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今晏放命圯

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荅丘事在成十六年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

族于亂朝政要大臣呂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

基之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呂御史為丞相

封陽鄉侯玄呂少府為御史大夫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

鍾聲語在五行志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呂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

及君大位呂苛察失名師古曰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

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音休假借

借人音呂物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更改也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

也稱音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煬師古曰仰藥謂孔子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

乎故贊引之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

苛細  
殿本鄭展  
作師古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西川中鳳章氏書

漢書八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班固

漢書八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

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

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

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已經

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

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呂給方

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呂

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常宦學雖在心害其

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宦學雖在心害其

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方進短也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按儒林傳方進受穀梁春秋於尹更始又兼左氏春秋胡常與方進同師者也

劉歆曲多一論

孤學猶廣學也

兒何



勅陳慶黃

原父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成已行事也王充言亦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是也注本

原父曰非其尚言志已不奏也言及之即言下文可見注本

仲馮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故下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劉歆曰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

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

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

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為丞相司

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

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已贖

論師古曰當祭秦時時行事有關失罪合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

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志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

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

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此例也音必寐反又舉揚尚

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云不坐

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言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

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豨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豨深辱之豨壯豕也音家商

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

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

之違曲也長本狀云下司隸校尉洎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臣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今丞相

宣請遣掾史臣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今丞相

甚諄逆順之理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臣立姦

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

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臣下

正國法度議者臣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

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

遂

按公卿表慶字君卿後方進為丞相時慶以張那太守入為廷尉二年遷為長樂少府考廷尉公卿表廷安成人河平二年遷為廷尉太守入為廷尉二年遷為廷尉

及京外投

大類作乃下通字利



効涓勳

李三時猶有古意誰謂秦漢之際禮法遽凌夷哉

當議持平

章權未詳疑不如願說宋祁曰學林云章權者乃沮漳而獨阻其利後漢年章右車權馬一匹至二百萬章

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

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

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頹過迺就車師古曰頹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

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綱紀曰尊卑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

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

立迺羣臣宜皆承順聖化師古曰視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

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而又詘節失度邪調

無常師古曰謂古語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語也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屈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在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為言墮國體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

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

臣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

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音七容反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後

丞相宣臣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

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臣為方進不臣道德

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勳素行

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臣方進所舉應科不得

用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詐者謂臣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

閒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滿也旬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

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

掾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臣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臣治民徒

方進為京兆尹博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

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方

進貴戚而見毀

見丞相起

子曰依廢本



懷注引前漢音  
義曰幸障也謂  
障餘人賣買而  
自取利此謂是  
也師古以謂他人  
取者執有幸罪  
此謂廷矣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

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

並徵發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

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

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

在方進內行脩飾供養甚篤師古曰飾謹也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

服起視事已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別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已為常大功十五日小持法刻

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為相公繁請託不行郡國師古曰言不私事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

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

育逢信孫閱之屬皆京師世家呂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

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閒至宰相據法已彈咸等皆罷退之初

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

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

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

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

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

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代閱也簿音主簿之簿及御史大

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

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曰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

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

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

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

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

四



蕭該曰揣案其辭  
音曰揣音喘說文  
曰喘疾息也凡凡  
反說文揣量也初  
委反又丁果反方  
言曰揣試也郭璞  
曰揣度試也該  
謂今讀揣音初  
委反

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

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

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師古曰辟讀曰僻呂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

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僻

而官媚邪臣欲呂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與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呂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

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

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貪蔽

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

呂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

于長有罪上呂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呂金

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呂皇太后故蘇林曰言於詔文也

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

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

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

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今

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

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

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皆內有

不仁之性而外有隼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

殘賊酷虐苛刻慘毒呂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

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何校於人改人倫

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

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宋曰本無倫字豈未有

遂發何

殿本無不字

可與文類作不可與何



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

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

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鷂似鷓而小今謂之土鷂音之然反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

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

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呂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

廢銅復徒故郡呂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呂

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

人主微指呂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呂能謀議為九

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

長免上呂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

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

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呂自持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呂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

進厚李尋呂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

應側匿星李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崕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

民人訛謠斥事感名如淳曰斥事并水溢之事也有言溢三者既效可

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在矢也孟康曰

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

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

亭林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

應提處多一孫寶黃

何校并改并

也如張晏說則與下文狼子後天

亭林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

殿本字亦作鷂

何校去發疾而三字

宗昌并疑并延誤殿本作



暮謂言車晏  
駕故下文即責  
也

原文云勅改  
裁注本

字和曰按五行志  
晉灼曰章城門  
西出南頭第一門  
也壯是出篇者  
師古曰壯以下  
閉者以鐵為之  
非出篇也

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  
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  
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  
位為具臣呂全身難矣師古曰具謂具位  
之臣無功德也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

勳師古曰言其事重  
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  
三百餘人謂丞相  
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貢麗善為星師古曰貢姓也  
麗名也貢音肥言大臣

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  
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

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呂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  
元延元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  
黨眾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  
也音一口友斷

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  
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師古曰更  
音工衡及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

便安元元之念聞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聞謂  
近者呂來也百姓不足者尚衆前  
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  
財用也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  
增賦稅城郭墼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墼城郭旁地園田  
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

明隨奏許可使議者已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  
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  
容容隨

將何呂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  
蒙冒也傳  
曰高而不危所已長守貴也師古曰  
經之言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執念

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呂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  
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

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  
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呂丞相不起病聞

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呂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  
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  
闌版也皆呂白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

突何

黨清紫  
按正文作羣  
羣泰吉  
所願注合  
羣羣字  
釋之云黨  
衆多也

後何改



相故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贈棺棺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諡曰恭侯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

南郡太守

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為此官

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吕父任為郎稍遷

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

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並同丞相史在傳舍

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

言自若

師古曰自若言如故

須臾義至內謁徑入

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

立迺走下義既還

大怒陽曰它事召立至吕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

縛立傳送鄧獄

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

恢亦吕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

隨後行縣送鄧

師古曰因太守行縣吕立自隨即送鄧之獄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

載環宛市迺送

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

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吕問丞相方

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

也其意吕為入獄當輒死矣

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吕自免脫

後義坐法免起家而

為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

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

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吕為孺子依託周公

輔成王之義且吕觀望

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

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

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

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吕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

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吕

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

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

師古曰乃汝也

豐年十八勇

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

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吕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吕



召南按都試日  
即講武日也故  
下文云勒車騎  
材官漢制常以  
秋行都試轉延  
壽信最詳如信  
以課殿最解  
之非是

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於是呂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斬觀令

文穎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喚反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

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

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

將軍呂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

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郡

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莽聞之大懼迺拜其黨親輕

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

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

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兄凡

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呂擊義焉

復呂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為

橫壘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遂音祿又音鹿今東郡有遂姓二音並義和

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

屯霸上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常鄉侯王暉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

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

日抱孺子謂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呂

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

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

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

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應劭曰言呂大道告於諸侯師古曰言呂大道告於諸侯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丁太后

降下也師古曰言呂大道告於諸侯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

會據明本  
改  
惲明監本  
惲作惲  
殿本作惲

殿本作惲  
何校改得

會何



萬承繼漢家無竟 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

之歷服行政事 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自輔佐而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嘆辭予惟往求

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呂濟度呂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

曰傳讀曰附 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

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音也季反太皇太后呂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師古曰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

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西土謂西京也言在東郡之西也於

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師古曰皆病也言天所呂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及天下不安之故也昔讀與疵同是天反復

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宗室之雋有

四百人孟康曰諸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予敬呂終於此謀繼嗣

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

為美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呂汝于

伐東郡嚴鄉連播臣師古曰連亡也播散也余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

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公等國君或不

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師古曰信國之宗室於孺子帝不違卜師古曰卜既得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

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予遭天役遺大

解難於予身呂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呂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予

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

位呂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

曰班謂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曰

即謂孺子 年在繼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

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予明辟師古曰辟君也呂熙為我孺子之故

師古曰重 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呂成

蕭該曰皆音昭音 疵音字別有音 於地理志及序侍 中已具也

召南按泉陵字 侯表作泉陵據 地理志泉陵侯 國屬零陵郡 則此文是表誤 也

慈何

新

弋何

京師何

災何

大大何

子



三說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隊極厥命師古曰隊墮也極盡也鳥虜害其可不

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善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

休於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

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李奇曰李

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曰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

神靈之徵師古曰徵證也呂祐我帝室呂安我大宗呂紹我後嗣呂繼我漢

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幸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官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

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但為帝室不得止是呂廣立王侯並建曾

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

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

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

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官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呂受

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曰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

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壘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壘洛所出皆有圖書故

本言之本言之古讖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此迺皇天上帝所呂安

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鳥虜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

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常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克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苾勞我成功所孟康曰

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肆

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天輔誠辭師古曰

天其累我呂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

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

天其累我呂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

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

用明監本作  
明殿未亦作明

明何改

大大

摠何

大大



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音來到反予聞孝子善繼人

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

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若祖宗迺有

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警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言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

然今所征討不得烏虜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言助國也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

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

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迺大為艱難言于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師古曰嗇夫治田志

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

其極卜法敢不從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

美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旨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

乎言不可不從也曰卜兆陳迺遣大夫淵聖譚等班行諭告當友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

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言其出使能明告論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諸將東破陳留苗孟康曰苗故戴國在梁後屬陳

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

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絕輕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帝平帝皆無子矣

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蚤早字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

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

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惟思也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

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已為天下利王道

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

功烈比齊於殷周師古曰烈業也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已

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

散何

粵天輔誠  
爾不得易  
定師古曰粵  
輔誠爾不得  
改易天之定  
命  
脫正文九字注  
文十九字依  
殿本補

桓

堂何構

于何改

作下

宋曰豎本楊  
本郭本託作

散何



劉奉世曰義發兵時東平相蘇隆此補未喻或者當為傳聲之法也

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

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

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疾害也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

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

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呂威民先自相被呂反逆大

惡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

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長安都市

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

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

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

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

赤鞞繹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繹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鞞所呂繫印也繹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鞞音弗繹音逆因大

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

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

聞翟義起自茂陵呂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

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棗令師古曰棗讀曰部劫略吏民衆十餘

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

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

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疆弩將軍王駿呂

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呂邑弟侍中王奇為揚武將軍

城門將軍趙恢為疆弩將軍中郎將李琴為厭難將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復

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迺置酒白虎殿勞

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

之莽迺并錄呂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呂

宋曰服皮琴音禁和音琴說文丑心反音灼音



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師古曰儻音土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大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呂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師古曰汙停水也音烏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呂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疆鯢築武軍封呂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呂懲淫慝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鯢大魚為害者也呂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又也慝惡也鯢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五奚反觀音工喚反迺者反

虜劉信翟義誄逆作亂於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蓋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中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

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呂自固霍鴻負倚蓋屋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倚音於綺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

逆賊之疆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呂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建表木

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目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鯢鯢在所長吏常呂秋循行師古曰

日行音下更反勿令壞敗呂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呂為饒師古曰

日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雀蒲之利呂多財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

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呂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

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

蕭該音義曰字林作游業木擁也在見反漢案今作薦字者借以為游字



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  
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澆灌不生稭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  
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芋白芋根為羹也飯音扶晚反  
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分福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言  
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臣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  
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賁  
謂孟賁育  
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西川中興書  
氏書固南

漢書八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班固

漢書八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師古曰  
為使而

送之還本國也到音質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

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  
也二姓繁音蒲何反聞其有茂林除補屬舉為

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

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師古曰飭與  
救同救整也又下

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帥守相皆  
今舉也帥字或作帥帥眾也燕見絀繹師古曰絀  
讀曰抽絀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師古曰造至  
也音于到反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師古曰五事  
大中之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則庶

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古曰庶衆  
也德證也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師古曰  
如若也

能正身則不溺于後宮一意反覆說黃

慶忌陽城侯劉慶忌安民之子自宗正徒為天常考証



總頌五段歸重  
于身而正身必  
以抑內寵為主  
黃

蕭諫音義曰劉  
氏曰閻音淫誤按  
毛詩作豔  
名南按毛詩說  
豔妻即指褒姒  
此則另指一人蓋  
齊魯韓三家詩  
字句本有向不  
可執毛詩以難  
也班婕妤亦曰  
衣履閻之為邪  
正身

正後宮

般讀與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  
曰疾三日憂四曰貧五日惡六曰弱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師古曰蕭牆屏牆 日類告人迺十二月朔戊申

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屏牆 二者同日俱發師古曰厚 意豈陛下志在  
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 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師古曰厚猶深也

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心於 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與讀曰歟 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  
下皆類

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  
或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 昔褒姒用國宗周呂喪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

幽王惑之卒閻妻驕暴日已不減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弱熾也減善也魯詩小雅十有大夫戎之禍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極其有極師古曰周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師古曰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

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 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師古曰燕私謂燕居私室也  
天下師古曰損減也間讀曰閑勞憂也 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矣師古曰美絕卻不

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天心 起居有常  
循禮而勤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 經曰繼

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日往繼業嗣立之  
王毋過欲於酒毋放於田獵惟宜正身恭己也其讀曰恭 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

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師古曰虞書堯 曰崇至德師古曰虞書堯  
于媯內嬪于媯謂堯二女也 楚莊忍絕丹姬師古曰丹姬是 呂成伯功

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師古曰社稷古謂土神穀神也 呂傾  
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師古曰秩次也 呂絕驕

媯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 呂廣繼

如何

如何



劉奉世曰按永後  
疏云建始河半許  
班之事傾動前朝  
今之凌起天所不  
享則建始四年未  
嘗有建始儀也

正左右

名南按君牙篇作  
亦惟先王之曰左  
右亂四方蓋今本之  
誤凡安國傳作先  
正是也其下文又曰  
乃惟由先正舊典  
慎點涉  
師古曰指此先正  
必此傳尤明所可  
疑者西都祗行伏生  
今文今文缺君牙篇  
惟孔安國古文有之然  
則谷永亦嘗見古文  
尚書者耶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後宮  
親屬饒之曰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曰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  
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筮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  
名也筮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  
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后也師古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  
後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誠敷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也齊栗  
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師古曰誠敷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也齊栗  
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師古曰則左右肅艾  
師古曰肅敬也艾  
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  
讀曰又又治也  
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  
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簡略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  
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日程能考功實曰定德師古曰定  
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慙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則抱功修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小人日銷  
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虞書舜典  
三年一考其功三考則退其幽  
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  
俊桀治能之士並在官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愿  
而恭亂而敬擾而殺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宮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  
孟康曰本九州洪水隔分為十二州處所離遠相制之道  
微也師古曰十二州謂冀兗豫青徐荆揚雍梁幽并營也  
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  
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刑  
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  
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師古曰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曰親萬  
姓師古曰親謂愛養之平刑釋冤曰理民命師古曰務省絲役毋奪民時薄收賦  
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

明監本一作銅

課吏治

銅  
何本



曰古者行役不論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月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雖有唐堯之免此疾患

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書無逸之

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五福若所為不善則降六極畏罰之五福

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洽災氣也共讀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常也上帝不豫師古曰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

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師古曰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

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

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

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欲末殺災異滿闕誣天未殺掃

滅也滿闕謂欺罔也殺音先曷反闕音來直反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

木師古曰自甲至巳凡六日也溱與臻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

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

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任用之授

陰欲自託迺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

患師古曰彌音七六反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諸

侯大者迺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

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父互也錯閒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牙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骨肉大臣有申

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驚肅也屬屬專無重合

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台莽通安陽上官桀博陸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

胡三省曰中伯宣王之舅谷永以之沉王鳳也

蕭該曰滿闕或音漫



宋祁曰蘇林曰濫也如音作濫也音灼曰於義蘇音是該按蘇濫記者字林曰濫濫也濫音力暫反如音曰濫用者字林曰濫權也一日濫也丁斬及又力甘反官官或與官字顏注文開字越本

明監本作士

劉奉世曰按王章

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永前漢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權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也胡三省曰此時鳳蓋已納張美於後宮故永為王章指言鳳過則在湯朔初也

此欲曰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押之檻猶閉也其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

之明戒聽掩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掩字與暗同又音一感及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此則陛下即位委

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師古曰此則陛下即位委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曰大水著曰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

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於綺反與讀曰歟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

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醜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音也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更互也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迺及為福

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求當也已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

之憂愠師古曰釋散也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惑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

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巳語終辭也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

私欲閒離貴后盛妾師古曰閒音居寬反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

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其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臣當伏妄言之誅即臣為誠天意

言示腹心大臣臣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臣為誠天意臣無不可矣

宋曰送或作委



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唯陛下省察熟念厚

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曰其書示後

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曰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

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

筓之材師古曰筓竹器也斗筓喻小而不大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

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擢之阜衣之吏廁

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猶受納也膚受謂雖

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悲兄覆育子弟誠無已加師古曰察明昔豫

子吞炭壞形已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志人識之故齊客

隕首公門已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人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

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

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呂自代

上從之呂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

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

亦同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宜在上將久矣呂大將軍在故

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索親疏序材能

宜在君侯師古曰索古累字累親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

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曰言屬聞已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

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已固城門之守收大伯之

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大伯王季之兄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

覽者參之師古曰參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

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

紹介何



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  
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  
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師古曰擁持也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

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言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與改同執伊尹  
之彊德言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言章至公立  
信四方師古曰章明也篤行三者迺可言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也章當也太白

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

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馬言疏開親自己位過故言太白喻司馬

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

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已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

爾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永自知有忤於音故

呂斯言自救解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

竝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

其路言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

大司馬衛將軍永迺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

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永對曰臣聞王

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

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也有即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

更用師古曰迭音徒結及更音工衡反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晏然

自若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

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

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輻湊陳

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

永始二年

何校去之字

宋曰之疑作



之象也。張晏曰夏曰建寅為正萬物在龍陽德由小之大。師古曰言因小呂至大。故為王者

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

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

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已

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閒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

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曰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

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如

已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

親信使用。尊而長之。月之詩。滅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

秦所曰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

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

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餽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讀曰豫。詩

曰懿厥愆。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愆。智也。言幽王曰。愆婦為美。實

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城。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

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假之

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久橫音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掖庭獄大

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呂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姓反。榜箠瘖於炮格。師古曰。瘖痛也。炮格。紂

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憚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復亦報反。

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各代之為。主放與立其罪各。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則取財物。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曰日食再既。昭其辜。王者必

明本格作。烙。歷本。正文及注俱作烙。高郵王氏謂作烙是詳見讀書雜誌。秦

後宮。宋曰說文曰威滅也。於火成聲。火死乃成陽氣至。威而盡音許滅反。冒後宮微行宴飲。

胡三省曰。已嘗作去。明監本元。胡三省曰。已嘗作去。明監本元。胡三省曰。已嘗作去。明監本元。



微行飲酒

通鑑作醉飽

昌陵初陵

宋祁曰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於不能志也國人苦役

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

人曰為私客師古曰僕疾也音頻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呂相呼崇聚僂輕無義小

隨師古曰挺引也音大鼎反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恒如鳥鳥之集亂服共坐流酒

媠嫚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免猶也也遁流道也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曰民為基民曰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曰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

加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反天

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絲役重增

賦斂徵法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擬疑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廣比於師古曰靡散也音式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野營表晉灼曰野音表有廣字

秦始皇靡散天下師古曰靡散也音式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野營表晉灼曰野音表有廣字

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

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曰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餓饑也冗音

人勇反餒音迺賄反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音讀曰蓄上下俱匱無

曰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

秦所曰失之曰鏡考已行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

遵先祖法度或曰中興或曰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

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

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

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

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

通鑑作沈

發

宋曰姚本注表有廣字

通鑑作月

本無皆字



收後宮

明本古作出格

作格 嚴本與明

收初陵

私奴車馬嬌出之具

師古曰嬌亦情字耳情出情游也

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

師古曰貳謂重為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

呂防迫切之禍

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

玉堂之盛寵

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發幸之舍也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

炮格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

且復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

存卹振捄困乏之人呂弭遠方

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呂次貫行固執無違

夙夜孳孳婁省無怠

新德既章師古曰章明也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

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

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

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

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

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

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加禮而答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

商密搆永令發去師古曰搆謂發動之音它歷反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

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大

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

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呂愚

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

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

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呂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

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

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職當諫爭有官守者

明本草野作野草

野草

宋曰此李相作指音之獨也

宋曰當作工斷反



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當畢力

導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綏安也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

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極後復

臣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極後汲黯身外思

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黯傳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

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蕃屏之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

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臣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

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蒸衆也為立王者曰統理之方制海

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曰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

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

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

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度中蕃滋師古曰度

草字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符瑞並降曰昭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失道妄行逆天暴

物窮奢極欲湛酒荒淫師古曰湛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

小用事師古曰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

與尤同尤過也悖音布內反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

泉踊出妖孽並見弗星耀光師古曰弗與字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

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

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曰殷紂為惡不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

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曰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

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

曰陽九之末季也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迺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師

古曰標音必遙反直自六之災師



曰直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建始元年呂來二十載

當也雜音先合反雜焉總萃貌聞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呂

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呂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音直用及二朝之會師古曰歲

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

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師古曰畜讀曰蓄畜積聚也因之呂饑饉接之呂不贍彗

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

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隆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

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猝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

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外則為諸

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

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舉兵呂火角為期張晏曰呂樊感芒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

憂師古曰分音扶問及臣永所呂破膽寒心師古曰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

變見於上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也草木萌芽者也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師古曰易也音七戚反

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師古曰媾狎也黷汙也中黃門後庭

素驕慢不謹嘗呂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

之政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

柔怨恨之心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

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

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

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已潤入肌膚爵祿亦

所臣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反傳曰飢而不

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

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古之辭也詆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

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呂共求師古曰共音讀曰供無愁悲怨



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

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

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師古曰比頻也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

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賤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

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已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

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

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既反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部國谷風之詩服音蒲北反抹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公之辭也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乎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

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

造作臣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瞻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

師古曰之往也臣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存卹孤音下吏反

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丞相也音來到反敕勸耕桑毋奪農時

曰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際師古曰綏安也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

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

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

難師古曰難省視也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改至誠

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

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

汎為疏達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劔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

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

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之官皆稱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

為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

明本改作政  
殿本亦作政疑  
改字亦通

宋自姚本作  
五十

道  
何

政  
出







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

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

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曰豫元壽元年正月朔上呂皇后父孔鄉侯傅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

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

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曰頭擊鬪腦遇

和獻寶則足願之師古曰解在鄒陽傳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

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呂男雖賤

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

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前所例友昔鄭伯隨姜氏之

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

曰解並在凡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呂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晦師古曰晦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呂指象為言語師古曰

曰謂天不言但曰景象指意告喻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

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言善聞於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

惡在朝必曰惡終入于地也坤曰法地為土為母呂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

安靜而今通震是為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

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吾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見弟之言是也聞音居覓反前大

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呂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

絕猶受封土師古曰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古

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何預太叔胡三省曰劉說是也詩云思齊太任文母王之

古有章元成孫覽于考註



曰傳聞未旬月則有詔遷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

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

有以而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

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迺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

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師古曰晡音反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

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德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欲過惡正在於此

令昭昭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

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日為可計之過

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淳曰在外而賤舉錯有過失為上

之所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舉錯有過失為上

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應劭曰右讀曰佑應謂應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

宗深動師古曰謂雉升鼎耳故懼而修德解在五行志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迺雷電曰風禾盡偃大木

斯拔王迺啟金縢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每事皆考於古昔日厭

下心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

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

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

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教國了呂六書故因各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

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下傳在孝哀時故杜鄴

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呂阿鳳際平阿



於車騎

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職

指金火曰求合

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之德未純蕙音規已忘舊怨也

可謂

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師古曰諒信也

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其五文字

言王昔買馬田書墨則曰其錄之古詩詩正行志

言王昔買馬田書墨則曰其錄之古詩詩正行志

言王昔買馬田書墨則曰其錄之古詩詩正行志

言王昔買馬田書墨則曰其錄之古詩詩正行志

言王昔買馬田書墨則曰其錄之古詩詩正行志

言王昔買馬田書墨則曰其錄之古詩詩正行志

言王昔買馬田書墨則曰其錄之古詩詩正行志

言王昔買馬田書墨則曰其錄之古詩詩正行志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漢書八十五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

師古曰郫音疲

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

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

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備於

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

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

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

上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言當之哉呂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

言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

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

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

相故每令縣負課殿市畜夫求商捕辱顯家

師古曰求商姓商名也

顯怒欲言吏事中商

宋曰循字疑是循字本



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武曰曰吾家祖賦繇役不為眾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

卒曰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

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

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係其狀直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

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

史曰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曰屬郡師古曰屬屬郡也

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聚為羣盜而更捕得也繫廬江聖自曰子

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

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師古曰造至也首千到反是曰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

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學官學舍也試其誦論問曰得失然

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迺見二千石曰

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曰其

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

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眾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

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今出見顯等曰此子楊州長史師古曰言揚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駑下未嘗

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顯等甚慙退曰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

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

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眾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師古曰對賜一卮之酒也歲

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

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

四日止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

明本官作官作官為是

劉敞曰廬江長史按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今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吏見為重而郡舉之也以此少長字不然是不字爾

宋白注文次第字上疑有四字

灾何



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碎雅

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有司曰為詭眾虛偽師古曰武坐左遷楚內

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為廷尉綏和三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

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即改御史大

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

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哀帝初即位褒賞大

臣更召南陽犖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國師古曰犖增邑千戶武為人

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師古曰獎勸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

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

也世已此多焉師古曰多重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已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已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

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

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

斷獄與政師古曰與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召壹統

信安百姓也師古曰令百姓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

難召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已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

權制曰可召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

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語在朱博

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

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

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哀

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師古曰錯置孝

聲不聞惡名流行無召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

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



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

侯王莽就國數年上召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

王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

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友更曰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矯事發覺也復言扶目反太后為謝上召太后

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

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

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傳師古曰

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曰為往時孝

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孝成

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

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親疏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錯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

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

孫祿互相稱舉師古曰風讀曰諷皆免武就國後莽寢盛為宰衡師古曰寢漸也陰誅

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師古曰甄謂風

采也指意也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

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

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眾人多冤武者莽欲厭眾意令武子

況嗣為侯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贍反諡武曰刺侯師古曰刺音來曷反莽篡位免況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召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闕免

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闕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

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

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

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

嚴本州作城城出山又云宣州該當作京兆

宋祁曰南本徐錯去不字才據顏注周禮時辨異姓與姓也異姓正謂外戚爾恐不當去不字

劉敞曰南陵薄太后陵耳漢無南陵縣宋祁曰按地理志宣城郡陽郡縣名不為郡名南陵屬京兆尹因薄太后陵得名地理志甚明

何校去莽字



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

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

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故繼世

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呂輔之師古曰命卿命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

呂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

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

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為梁內史骨肉呂安師古曰言梁孝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

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師古曰覆

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

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思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

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

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呂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更司

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吏或居官數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下材懷危內

顧師古曰日常恐獲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

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

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用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呂守相威權

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

縱孟康曰二千石不為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呂為國家有急取辦

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迺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

胡三省曰按韓安國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嘗作景帝

轉共何

傾何改

之典何

宗曰其字可



曰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

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

之字迺下師古曰所引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

勿責已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

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

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

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也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

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迺求非所已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

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

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

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

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已封賢上於是定躬寵

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謂改治也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已聞師古曰掇讀曰剝剝削也削去其名也剝音竹

反欲已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

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嘉與

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匆匆咸

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已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

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迺加爵士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

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答有

所分師古曰說讀曰悅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

農谷永已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蒙被也臣嘉臣

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稱副也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師古曰逆逆也所

平明監本作下  
此誤



臣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臣切

責公卿曰朕居位日來寢疾未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

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

侍案脈師古曰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殆亦危也昔楚有子玉得臣

晉文為之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解於上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

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臣銷厭未

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

臣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侯

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

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臣理萬事之機也教讀曰傲箕子戒

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師古曰周書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惡也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

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臣後縱心恣

欲法度陵遲師古曰陵遲即陵夷也言漸頹替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

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

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曰忽忘也

臣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

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嘗幸上林後宮馮貴

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

曰此言雖嘉其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

其邊桓溫曰萬機得書義近改為即離之具當由漢王嘉封事曰臣不勝也願以不知孔注以證後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不知班固曰後後人也

晉文帝謂丞相事動必經年性

按高言作無此所引伏生今文也邦字當以避高帝諱作國考

宋曰極當作凶



勿使於衆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

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師古曰燕出及女寵專愛耽於

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

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

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不召

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傳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召

回心也師古曰望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師古曰

度不足師古曰呂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

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師古曰鄉引王渠灌園

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由今御溝也晉灼曰使者護作師古曰護賞賜吏卒甚於

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

中故行人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

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共師古曰見

見也並供言百官各召所掌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

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

召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目下至於吏民各曰均

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苑古苑字隋音火規反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

相驚師古曰言行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召

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顛冉冉有季路

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

也

劉敞曰予謂是時太  
皇太后稱長信宮  
傳太后稱永信宮  
而丁姬中安宮故  
以三宮為言



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讀曰嚮往者寵

臣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優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

師古曰卒終也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召害之者也宜深覽前

世召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師古曰寢漸也說讀曰悅而愈愛賢不能自

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

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傳晏傳商鄭業也嘉

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

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各絲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

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

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

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召貴之單貨財召富

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召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感爲下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

賢散公賦召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召來貴臣未嘗有此流

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

太皇太后召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

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巳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

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求索自恣不

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召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

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心召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

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

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贛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

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奏欲傳

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呂為可

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天子呂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

心師古曰操音千高反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

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

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收采其功呂明罪過也臣竊為朝廷惜此

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上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

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呂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

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呂相計除罪君呂道德

位在三公呂摠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

著聞天下時輒呂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

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對則遠者固宜也對

狀師古曰敕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

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

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呂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

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

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

人呂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呂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

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呂為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

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

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翟方進傳

宋曰或無萬字劉奉世曰多萬字

高郵王氏謂光祿大夫龔五字當在下文勝獨以為上此當刪去詳獨讀書雜志



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呂禮退之呂義誅

之呂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呂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

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非所呂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

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呂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

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冤相踵呂為故事師古曰踵由躡

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呂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

嘉引藥杯呂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

刑都市呂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嘉遂

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

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

怒使將軍呂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

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呂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

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

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

苟如此則君何呂為罪猶當有呂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

嘉喟然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叩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呂是

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

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

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呂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三

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呂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

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

追謚嘉為忠侯

宋曰而字當刪

仰何



宋祁曰以外戚恩澤表致之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在綏和二

召南按哀帝紀帝以四月即位五

月丙戌立皇后傳氏封后父傳喜孔鄉侯則封后父后已正位中官矣以外戚恩澤表致之陽安侯丁明及晏俱以四月壬寅封在丙戌立后之前四十餘日與傳喜合蓋帝紀係史文類叙不表為確實也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

司直數月復召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召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

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

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傳奪王氏權丹自召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若薨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

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

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比類也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讀曰

狎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

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患也師古曰溷音胡

頓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奉成皇

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呂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

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願陛下深思先帝

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

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廢人竊議災異數見

宋曰越本作議論

宋曰越本作



明本有帝字  
誤殿本亦誤  
衍帝字

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呂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秦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呂為子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呂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呂為比喻，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師古曰：冷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呂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

副稱之也。稱音尺孕反。置吏二千石，呂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大夫僕少府等衆官也。又宜為共皇立

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曰：為宜如喪，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呂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呂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呂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呂天子其尸服呂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高郵王氏謂年  
上文兩尊字  
而衍  
此言傳昭儀下  
不得與元后並  
尊尊故曰尊  
上禮也  
不當有是字  
漢化二十五  
年字  
補遺書  
補遺

劉敞曰：按是時無郎中令。胡看曰：今字衍文也。

殿本無衆字也

宗曰：共下當有皇字



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

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友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尊

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師古曰浸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呂龜貝為

貨。今呂錢易之。民。呂故貧。宜可改幣。上。呂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

有司議皆。呂為行錢。呂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丹老人忘其前語

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下傳子弟。聞之使人上

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呂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

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

失身。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

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蘇林曰快音桂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自近世大

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

過。不在丹。呂此貶黜。恐不厭眾心。師古曰厭音一瞻反尚書劾咸欽。幸得呂儒

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知丹社稷重臣議

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呂為當治。師古曰傳讀曰附事。呂暴列。迺

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

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

既不明委政於公。閒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師古曰婁山古屢字

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

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

迺者。呂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呂挺為縣名失之遠矣君

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共立此議也呂君之言。博考朝臣。君迺希眾雷同

外。呂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

比周之徒。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虛偽壞化。浸。呂成俗。故屢。呂書飭君。師古曰飭與救同幾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已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  
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始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將何已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

慮不周密懷謖迷國師古曰謖詐也音虛表及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非所已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恭讀曰恭已君嘗託傳位未忍考

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

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

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耆也為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傳聖

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

師識者咸已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反四方所瞻

印也師古曰印讀曰仰唯陛下財覽眾心有已尉復師傅之臣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也音扶月反

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

博議尊傅太后為皇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大皇太后及皇太

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

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

為庶人時天下衰羸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羸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丹不深惟衷

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

仁昭然定尊號宏已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

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

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已

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師古曰隳首火規反諸造議冷襲段猶等皆徙合浦

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關內侯師丹

殿本亦無禮字

宋祁曰通鑑考異曰按功自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三年子氏坐父為佞邪先不謂古今此傳誤也

宋曰天下據姚本作天子



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旨章有德報厥功也其旨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迺絕大司馬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傳不宜稱尊號考其禍福迺效於後師古曰終日王莽篡位董賢遇禍丁傳喪敗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讀曰疑此也武嘉區區旨一貴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貴織草為器所昌盛土也一貴之士固不能障塞江河是言其身沉沒也黃音賈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廢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更音工衡反此古人所旨難受爵位者也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迂流俗則其身不安也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漢書八十六

揚雄傳第五十七

師古曰自長楊賦以後分為下卷

漢書八十七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曰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楊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分系緒也揚

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揚今河東陽縣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

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偏楊侯晉灼曰漢各臣奏載

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為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偏也師古曰晉是也雄之自序諸業蓋為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然何得言當是時偏楊侯也偏古

處巴江州李善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

間避仇復遯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郢師古曰嶧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有田一

壙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上地夫一壙一百畝也世世曰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

一子故雄亡宅楊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楊者皆非姓族故言雄無宅楊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

楊明本作揚下殿本亦作揚何振均改揚

顧炎武曰揚不知何王可

揚何

宋曰食字疑有揚字

李服本

宋曰壙當作屋



詰通而已師古曰詰謂指義也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口

吃不能劇談鄭氏曰劇甚也晉灼曰或作遽遠疾也口吃不能疾言師古曰劇亦疾也無遠作遠也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

清靜亡為少者欲師古曰欲讀曰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師古曰

不修廉隅師古曰微名當世自有大慶非聖哲之書不

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師古曰儋石解在剛通傳

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師古曰顧反也先是時蜀有司馬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曰為式師古曰擬謂比象也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

嘗不流涕也曰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神也師

文而反之師古曰撫拾取也音之亦反自誓山投諸江流曰屈原名曰反離騷又

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又旁惜誦曰下

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畔牢

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氏之蟬鳩兮或鼻祖

於汾隅應劭曰蟬鳩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楊故云始祖於汾隅也鳩音於連反靈宗初謀伯僑

兮流干末之楊侯應劭曰謀謂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敘也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虜皇

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晉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虜古乎字其下並同因

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淮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荷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

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謂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紛纍曰其典忍

今暗鬱其纍紛應劭曰典忍微濁也師古曰纍紛交雜也漢十世之陽朔兮招

搖紀于周正晉灼曰十世故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迺稱陽朔應劭曰招搖紀于周正十一月也蘇林曰言已以此時手屈原也正皇

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也又伯庸各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也

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圖纍承

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以下方論屈原云也

圖纍承

明本無時字

反離騷

采祁曰蕭該雅作  
潭音注該案晉灼  
案作某以言案世  
楚之族案守林案  
文案也守曰洪思  
晉灼云俗謂水漿  
不寒而濕為洪思  
守林曰洪思垢濁  
也洪蕭音也本  
反



音灼曰基路也

幸也曰椒當作  
嬰梁丑魏嬰之美  
人曰問嬰

蕭該音我曰葉  
駕字亦作詞音  
如字祁曰字林云  
駒馬鳥似應音利

以下皆即離  
騷而反之也  
黃

殿本無同字  
字相能同下云

下皆有同字  
宗和曰草曰曰  
音呼其其曰如米  
莫之折也刊釋

梅明本補  
殿本六無

殿及當作胡故反音  
殿字在故反音化  
本大故反

宋曰蕭本作蒼梧  
今作蒼吾恐非華  
叶音數

亦曰羅當作非

音灼曰基路也  
音河水流之洗業  
詩說音其罪反楚  
詞精讀虛以為  
清楚詞者依字不

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師古曰圖按其本系之圖書也昌美也帶鉤矩而佩衡兮

履欒槍曰為綦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欒槍妖星也音灼曰基履跡也此

音初咸反槍音初行反基音其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麗狹也

謂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離音械資姬娃之珍髮兮鸞九戎而

索賴孟康曰姬間姬也娃吳娃也髮髮也賴得也九戎被髮也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姬娃

皆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齊美女之鬻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

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鴛鴦之能捷應劭曰蓬階蓬萊之階在

海師古曰蓬階蓬萊之階在中晉灼曰捷及也師古

曰鴛鴦鳥名也解在騶騶曰曲難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師古曰驢騾驢馬名也

駿馬馳騫於屈曲艱阻之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騾音華連音力展反艱古艱字

枳棘之榛榛兮蝮豸擬而不敢下師古曰

靈修既信椒蘭之嗟佞兮吾纍忽焉而

不蚤賭服虔曰靈修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衿芟茄之綠衣兮被夫

容之朱裳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芟芟也師古曰衿音其禁芳酷烈而莫聞

兮固不如裝而幽之離房師古曰裝疊衣也離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

巨麗佳應劭曰衆士競善猶女競容也師古曰淖約善容止知衆媿之嫉妬兮何

必颺纍之蜚晉灼曰離騷云衆女嫉余之蜚蜚也此亦譏屈原自舉蜚蜚令衆嫉之蜚音胡故反看古眉字

懿神龍之淵潛晉灼曰龍埃風雲而後升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愍吾纍

處晉灼曰龍埃風雲而後升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愍吾纍

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晉灼曰

原光香奄先秋遇凋生亦不辰也張晏曰慶辭也師古

曰燁燁光盛苓香草名音零慶讀與羌同頽古悴字

橫江湘曰南淮兮云走乎彼

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虋重華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

音灼曰基路也

幸也曰椒當作

蕭該音我曰葉

駕字亦作詞音

以下皆即離

殿本無同字

下皆有同字

梅明本補

殿及當作胡故反音

宋曰蕭本作蒼梧

亦曰羅當作非

音灼曰基路也

靡 殿本 何校



章昭曰辟芷若也  
四者皆草也

蕭該音義曰  
米按王逸曰精也

章昭曰鸚鵡  
農鳥也

蕭該音義曰  
作手旁琴今作心旁  
琴者亦是古字通  
按原本及作俱作水旁

宋祁曰古本寫字  
有馬字活化本無利  
誤括丈館本添

宋祁曰晉灼曰於下  
當着心作意漸本  
作意

劉春世曰言何不若  
仲尼不用於晉歷  
聘外國周遊天下而  
歸楚都反春於  
楚而自投於湘江  
非

蕭該音義曰  
雄在振聲駭文

今之遂奔馳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晉灼曰離騷云總余轡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而反離

朝自沈解轡縱君使遂奔馳也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先戒兮後飛廉使奔屬雲

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皇俊鳥也晉灼曰已縱其轡使卷薜芷與若

之奔馳鸞皇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嚴未具使君不適道也師古曰離騷云

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根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貫薜荔之落藥師古曰離騷云

雜杜蘅與芳芷又樹蕙之百畹雜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費椒稱

江湘而喪此芳乎根大束也漚漬也今漚麻也根首下木反漚音一構反又音百侯反費椒稱

巨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孟康曰椒稱以椒香米微也離騷曰懷椒稱而要之晉灼

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師古曰既不從靈氛之累既兆夫傳說兮矣

不信而遂行晉灼曰兆慕也離騷曰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師徒恐鸚

鵠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師古曰離騷云鸚鵠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

思瑤臺之逸女師古曰離騷云吾命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又曰瑤臺之偃蹇兮

伏讀曰抨雄鳩曰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

而顧懷兮矣必云女彼高丘蘇林曰離騷云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

楊雲蜺之掩諷閨風在昆侖山上故云望昆侖也旃柅雲貌也縹流猶周流也既亡鸞車

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晉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委蛇今載雲旗之委蛇師

也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晉灼曰離騷云學茹蕙以掩涕又曰奏

靈修之不纍改師古曰離騷云曾獻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雄言自古聖哲

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終回

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系戀意在舊都裴

溷漁父之舖歎兮絜沐浴之振衣師古曰漁父云何不舖其糟而歎

奔由明之所珍兮躑彭咸之所遺師古曰由許由

聘注同

聘注同

宋曰根是作

厥本傑作

厥本作水注

宋曰景祐本

厥本無焉







望見

宋祁曰晉灼曰錄音  
少諸論賦音亦李善  
曰諸君章句釋賦說

宋祁曰雅音作夷  
學子林云周禮雅氏  
字殺州鄭氏注雅  
或作夷引春秋傳曰  
農夫之語去聲又  
夷韻宗之音聲  
然則雅賦本用雅為  
夷之省雅之州止  
推字耳

到甘泉

宋祁曰劉劭反  
禮音覽

蕭該音我曰該按  
字丁書韻編采也  
當從王旁音  
宋祁曰蕭該音我  
以蕭從山諸徐賦音  
苦嗚反

宋祁曰蕭該音我  
以蕭從山諸徐賦音  
苦嗚反  
宋曰纒章時作非  
反蕭該音我按  
柱而反又於郎反  
振之人反

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樂甘泉南山也李奇曰和音貢蘇林曰和至也師古曰入陵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兢音鉅陵反

是時未轆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轆與臻同轆至也通天臺名也繹繹言雖未至甘泉則遙望見通天臺也繹繹也錯互也廩讀如本字又音來感反

直嶢嶢曰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虜疆度師古曰嶢嶢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疆境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

其高不可究竟而度量也嶢音嘉造音干到反慶讀曰羌度音大各反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師古曰新雉香薄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莖生曰攢

并閭與芟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收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芟苦草名也鄂根也芟音步末反苦音括崇丘陵之駮駮兮深溝欽巖而為谷

虜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遠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般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關皆宮名也施靡相及貌屬連也般音盤施音弋爾於是大夏雲譎波詭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為雲氣水波相推音經小反師古曰唯音子水反

仰橋首巨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師古曰橋觀謂形也音工喚反橋音丑成反

視不諦也橋與矯同其字從手冥音莫見反眴音州縣之縣正瀏濫呂弘愴兮指東西之漫漫服虔曰愴音敞

汎濫弘愴高大也漫漫長也瀏音劉徒回回曰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師古曰言據軫軒

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師古曰軾軒謂前軒之軾也軾音軒開小木也字與橋同點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聯瑠應劭曰聯音鄰音灼曰瑠音幽師古曰玉

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為非本土所出蓋失之矣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筋殿之璧聯瑠文貌金人佺佺其承鍾虞兮嵌

嚴嚴其龍鱗師古曰佺佺勇健狀嵌開張貌言其鱗甲開張若真楊光曜之燎燭

今乘景炎之炘炘師古曰炘炘光盛貌也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

神服虔曰曾城縣圃閭風昆侖洪臺掘其獨出兮擻北極之嶙嶙應劭曰掘

至也音灼曰嶙嶙概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

疎峭嶙嶙然也掘音其勿反掘音竹指反嶙音干旬反又音遵

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

月纒經於枳枳服虔曰枳枳中央也枳音辰一曰施直謂安施音之耳讀如本字

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師古曰鬱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藩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歷

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

鬼魅不

遠

此本傳時  
改

選作新美

材選作林  
選作子

回選作樹

選作瑤

揚何改

宋曰此本刪  
音字  
宋曰當作  
選選作



明本有而字

選亦有而字

門據選注

匹當作必何

宋曰穆諸詮賦

音株溶字林

家反

宋曰瓏字林曰瓏

詩字玉為瓏又音

呂氏春秋曰大旱用

瓏

宋曰李善曰毛詩云

君婦莫一毛長云

莫清淨也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字書勅果反

蕭該音義曰瓏按

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茂蠓而撒天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茂蠓疾也師古曰撒猶拂也蠓音莫孔反撒音匹列反又音普結反

左機槍右玄冥兮前燁闕後應門晉灼曰大人賦機槍槍以為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余燁闕赤色之闕南方

之帝曰赤燁怒應門正在燁闕師古曰燁音匹遙反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汨生川如淳曰言闕之

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汨汨然也汨音于筆反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庫

昆侖師古曰連蜷卷曲貌敦圍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也蜷音拳敦音屯覽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

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師古曰穆流屈折也溶然閑服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

貌也方皇彷彿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溶音容孟康曰以和氏璧為梁壁帶也其聲玲瓏也晉灼曰以黃金為壁帶合藍田璧瓏玲明見瓏也

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師古曰抗與抗同抗舉也棟屋椽也言舉立浮柱而

闐其廖廓兮侶紫宮之崢嶸師古曰闐高門貌開闔空虛也寥廓宏遠也紫宮天

仕耕反駢交錯而曼衍兮岷嶰隗虜其相嬰師古曰言宮室臺觀相連不絕也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曰棍成師古曰乘登也雲閣亦言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冤延師古曰言宮室曠大

瑰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肅臨淵服虔曰肅肅也梁作瑰室制作傾宮以

深淵也棗也楊楊樹也言回風放起過動衆樹則桂香芬第曰窮隆兮擊薄櫨而將榮

椒披散而移楊鬱聚也陽音徒浪反移音移師古曰言言桂椒香氣乃擊薄櫨

師古曰言言桂椒香氣乃擊薄櫨櫨及屋翼也薄斫也櫨音盧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又言風

起衆根合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根猶株也薄讀與

響音同味音丑乙反朕音許乙反惟朔環其拂汨兮稍暗暗

而靚深蘇林曰朔音石憶井朔爾之朔環音宏孟康曰朔環風吹帷帳鼓貌師古曰拂汨亦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倕弃其剗劂兮王爾投其鈎繩應劭曰劂曲刀也劂曲鑿也師古曰般公輸般也

雖方征僑與倕佺兮猶仿佛其若夢師古曰倕音佺音士木之功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師古曰言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

字其音同

故本

字後字上

皆有而字

注又選

韻

合

何

選

根

作

死

選

有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蕭後音我曰後題  
按在恩前都賦曰金  
鋪相映玉題文輝是  
也謂婦子持字書端  
婦好印也上可反下  
一軟反

宋曰山當作合劉  
欲白能屬上句  
祭前齋一層

宋曰滿陰云齋注謂  
反才善云韓康伯周  
易注曰流心曰齋側  
皆反

自齋宮至  
祭所

宋曰曰張鏡曰環  
殿北斗也音均曰院  
古坑字也字音曰院  
間也音反

何山第當於竹  
宋曰注文繼註上音  
有若字從鄭氏音  
德

無所二字何山  
校書筆改修字  
時何校書筆改  
有旁

祭正面一層  
紫燎

蕭後音我曰焜  
音昆大貌也配  
蔡如得曰焜為  
火正能使火氣  
施而香也

宋曰蕭後音我  
本及字作煙

蕭後音我曰  
儀音力反

瓊題玉英。蜺蜺。蠖蠖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

蠖蠖言屋中之深廣也。閒讀曰閑。蠖音一充。反。蝮音下充。反。蠖音烏郭。反。蠖音胡郭。反。惟夫所曰澄心清魂。儲精垂思。師古曰。澄讀

以待冀。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師古曰。釐讀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

意。師古曰。甘棠之惠。邵公奭也。東征之意。周公旦也。相與齊禱陽靈之宮。師古曰。齊同也。同集於此也。靡

薛荔而為席。兮折瓊枝。曰為芳。師古曰。靡。織密也。謂織織之。藉地也。翳清雲之流

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潔。集禱禮神之囿

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以祭也。地神曰祇。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

日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師古曰。威威猶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虜三危。陳

衆車所東阮兮。肆玉鈇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

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馱車。軒也。九垓。九垓也。師古曰。假設言周流曠遠。風從從

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裝。師古曰。從從前進之意也。御。猶乘也。鸞車之垂飾。梁

弱水之漚漚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漚。漚耳。師古曰。漚。漚。小水之貌。不周山名。透蛇亦言不艱難也。漚

音吐定反。漚音又。音胡。蔡反。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處妃

思似蓮蓬作  
恩何

獨選作蠖  
宋曰選選  
在本作蠖  
利選選  
從在蕭音  
按本作選  
注未當有  
考字

選注取與  
霞古字通

於  
嚴本  
何改

從選作從  
宋曰注為  
當作與字  
音胡

選作清醴  
宋曰清醴  
當作清醴  
音胡

宋曰清醴  
當作清醴  
音胡

宋曰清醴  
當作清醴  
音胡

宋曰清醴  
當作清醴  
音胡

宋曰清醴  
當作清醴  
音胡

宋曰清醴  
當作清醴  
音胡



蕭該音義曰  
益反又又反  
李善曰字指  
大聲也

總贊

宋祁曰李善云  
碑蒼曰嶺嶺  
均深無屋之貌

宋白碑代反

宋白祇一本作祇

蕭該音義曰  
林曰潔祀也音  
一八反

蕭該音義曰  
因山谷為牛馬  
謂

之陸音法現像字  
林曰以現火齊珠  
瓊瑰土佩博蒼  
云瑰瑰珠琦也

劉敞曰歷歷也言  
所以來乘之駕者  
非其人也宋祁曰注  
文神字可刪劉  
敞字當作並  
字

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師古曰三巒即封巒觀名也棠梨宮名偈讀曰憇天闢決

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師古曰天闢天門之闢也決亦開也言德澤普洽無極限也登長平兮雷

鼓磔天聲起兮勇士厲師古曰長平涇水上坂名也磔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也聲字或作嚴言擊嚴鼓也厲奮也雲飛揚

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師古曰于日也胥皆也麗美也沛音普大反亂曰師古曰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

崇崇園丘隆隱天兮師古曰吉其高登降刻施單墀坦兮師古曰刻施上下之道也單周也墀垣圍貌也刻音

力介反施音七爾反單音蟬墀音泰增宮慘差駢嗟哦兮師古曰增重也慘差不齊也駢並也嗟音初林反駢音步千反嗟音材何反哦音娥吟

燐燐响洞亡厓兮師古曰吟燐深遠貌燐响節級貌上天之緯杳旭卉兮師古曰緯事也杳高遠也旭卉疾速也緯讀與載同

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帝作耶作對師古曰穆穆美也信實也俾佶招搖靈遲追兮師古曰言

俾祇郊禋神所依兮師古曰禋以祇敬而來郊祭禋饗則神祇依附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本秦之林光宮也

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法遠則石關封巒枝樹露寒棠梨師得

遊觀屈奇瑰瑋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陸音祛非木摩而不彫牆

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于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般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也唐虞謂堯舜也採椽木也三等土階三等言不過也椽音采又音某其字從木且其為已

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二曰從法

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師古曰

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二曰從法故雄聊盛言

駕在屬車閒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故雄聊盛言

車駟之衆參麗之駕非所自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神也麗偶也又言屏

玉女卻處妃已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

后土上廼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之也湊趣也既祭行遊介山回安

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登歷觀師古曰

日歷山上有觀也晉陟西岳已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已思唐虞之風

灼曰在河東蒲阪縣

宋白注亦當有之字

宋白注亦當有之字







文字林並無

字未詳其音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高兮。脈隆周之大寧。師古曰脈脈皆視也帝唐棄也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孔子云巍巍

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平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一日堯曾遊於陽城故於嵩高山瞰其

文王以寧。瞰音苦濫反。脈即覓字。文王以寧。瞰音苦濫反。脈即覓字。

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咳下與彭城。應劭曰睨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音灼曰咳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汨

往意也。低何猶言徘徊也。行且也。意且欲往觀也。汨音干筆反。睨音五系反。藏南巢之坎。

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嶢。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

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嶢。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

而來迎兮。澤滲漰而下降。師古曰霽古霽字霽霽雲起貌澤雨露也滲漰

條其幽藹兮。滃汎沛曰豐隆。師古曰皆雲雨之貌滃音烏孔

今呵雨師於西東。師古曰言

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

何足與比功。服虔曰函夏兩諸夏也師古曰函夏

之曰羣龍。張晏曰乾六

麗鉤芒與駿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古曰鉤芒東

並駕也。駿三馬也。言皆服役也。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曰攄頌。師古曰敦勉也

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攄散也。頌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

形。容也。言發其志而為歌頌也。攄音丑於反。頌讀曰容。

隄隄。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六於穆清廟肅維顯相。昊天有成命之

躡三皇之高蹤。師古曰軼亦

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服

其十二月羽獵。服虔曰

雄從曰為昔在二帝

賓客充庖厨而已。師古曰財讀與繼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

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唐。應劭曰爾雅廟

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中木茂。師古曰益臣名也任以為虞虞主山澤

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曰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

曰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

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

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

宋曰脈別

本作脈類

雅曰相視也

岐何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曰御蕭該

音義曰案說文曰



宋祁曰說三驅者三面驅之謂其一面使有可去之道而不忍盡物蓋先王之仁心也禮所謂天子不合圍者也

蕭該音義曰倅字林亡又反音洽泥諸音音高隔反音於音反薛音辟韋昭曰辟平狄反音音矯

獵圍

蕭該音義曰倅字林亡又反音洽泥諸音音高隔反音於音反薛音辟韋昭曰辟平狄反音音音矯

柁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師古曰瀕音頻又音賓周衰數百里師古曰衰長也

音穿昆明池象滇河師古曰滇音丁賢反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娑師古曰駁名也師古曰駁音先合反

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漸漫也言為池水所漫也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服虔曰瀛洲蓬萊

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待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國守也尚泰奢麗誇

誦師古曰誦天也音許材反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為獲臣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

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臣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

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戲神農為之

而共貫師古曰所尚不必同也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於何

是已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

虛侔訾貴正與天序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淨也訾與貴同齊相曾不足使扶藪

楚嚴未足已為驂乘陞三王之阨薛嶠高舉而大興師古曰薛亦僻字也嶠舉步貌也音去昭

反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師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閔高遠也寥音哪建道德已為師

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隆烈者陰氣盛萬物權

輿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芽始生於內而枝葉凋毀死傷於外也帝將惟田于靈之

西馳闔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曰昆明池邊也闔闔門名也闔讀與閭同也又音吐郎反儲積共侍戍卒夾道師古曰

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

斬叢棘夷野草師古曰夷平也禦自汧渭經營應劭曰禦禁也師古曰將獵其中故止禁不得

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師古曰章皇周流言而編也謂苑囿之大遙望

爾迺虎路三變已為司馬圍經百

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杳然縣遠也說者反以杳為杳解云重杳非唯乖理蓋以失韻

爾迺虎路三變已為司馬圍經百

爾迺虎路三變已為司馬圍經百

爾迺虎路三變已為司馬圍經百

宋白御營作獵圍

宋白曰屋上音有不字為選注何

選作矯

蕭該音義曰倅字林亡又反音洽泥諸音音高隔反音於音反薛音辟韋昭曰辟平狄反音音音矯











創選注有數  
被二字何  
獵三層

蕭曰管字注  
古文今字

嚴本作鳴  
何改鳴

蕭曰管子林曰遠取也  
海案諸注上言博下  
言泰谷反

蕭曰管子林曰遠取也  
海案諸注上言博下  
言泰谷反

也票音頻妙反雖音弋制反獨合韻音  
昌樹反聖音女居反攪音鏗遠音詠  
徒角搶題注賦竦驚怖魂亡魄失觸輻

關脰師古曰徒亦但也搶猶刺也脰頸也言眾獸迫急以角搶地以妄發期中  
進退履獲師古曰言矢雖妄發而必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過也表平也

輪也丘累陵  
聚言其積多  
於是禽殫中衰師古曰殫盡也中相與集於靖冥之館晉灼曰靖冥

呂臨珍池灌曰岐梁溢曰江河晉灼曰梁梁山也服虔東瞰目盡西暢亡

屋師古曰瞰視也曰盡極隨珠和氏焯燦其陂師古曰焯古灼字也焯玉石簪釜

眩耀青熒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簪釜高貌貌青熒言漢女水潛怪物暗冥

不可殫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師

日言其毛羽有光華王睢關關鴻鴈嚶嚶師古曰王睢睢鳥也關關和聲羣娛虜其中

噍噍昆明師古曰嫉戲也昆明也嫉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師古曰

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碣薄索

蛟螭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嚴水岸欽嚴之處也碣曲蹈獫狁據龜鼉蘇林曰獫狁

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乘鉅鱗騎京魚師古曰京大也或浮彭蠡自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師古曰目猶視  
也望也有虞謂舜陟方在江南言遙望也  
在蛤中若懷妊然故謂之胎  
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

於茲虜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師古曰俄俄陳舉之貌雜修唐典匡

雅頌揖讓於前師古曰昭光振耀嚶習如神師古曰嚶習嚶仁聲惠於北

狄武義動於南鄰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極遠是呂旃裘之王胡貉之長

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前入圍口

後陳廬山孟康曰單手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永

喟然稱曰師古曰喟歎息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呂侈  
茲太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

遠  
何枝  
天選作

選作是鳴



也。張晏曰俞然也。師古曰俞音踰。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師古曰流者

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二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之以田孟諸。言今皆以二者為奢侈而改也。

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為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

徂往也。輟止也。土事不飾。木功不雕。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勸之曰弗迨。儕男女

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失婚姻時也。儕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

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馳弋乎神明之圃。覽觀乎羣

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餵牛馬。蕘草薪。蓋所

呂臻茲也。於是醇洪密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密也。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

勗勤五帝。不亦至乎。迺祇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祇莊敬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節。崇

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未暇也。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衡轅前橫木也。

背阿房。反未央。

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方壁馬犀之璘璠。亦祁曰學字林云。此傳作壁。師古訓為殿壁。又選作壁。玉其義迥不同。賦曰抑矯首以高視。方目冥胸而不見。正瀏濫以宏敞。方指東西之漫。徒回以皇。方魂魄時。而容亂據

軫軒而周流。方忽軼軋而止。根翠玉樹之青葱。方壁馬犀之璘璠。金人化其水鍾。虞方嵌岩。其龍鱗。凡此皆以下句釋上句。其曰據軫軒而周流。方忽軼軋而止。根然後言玉樹金人者。蓋謂依欄據而不回。顧見其廣大。而無際。但見庭中玉樹之青葱。金人之若屏玉樹植于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比皆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

按甘泉賦漢書文選字不同者甚多。皆可以假意而惟壁壁二字不可假意通思。而注釋者又皆不同。不可不辨也。又

劉禹錫嘉話曰。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玉樹。其意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楊雄傳第五十七上  
漢書八十七上



初四日 廿九日



卷之五十五

樂善人十五

...





